

高原上的村庄

石干成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石干成 著

高原上的村庄

石干成小说集

I247.7
1015

I247.7
11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彦 君

责任技术编辑 吕凤梧 宛 毅

高原上的村庄

——石干成小说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字数 21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7-5412-0722-5/I·246 定价:16.80 元

自序

石干成

我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但我也不是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毕竟，历史已非原意义上的历史，世界也绝非原意义上的世界。我们侗民族的悲剧，在于我们历史上没有文字，但没有文字并不等于没有文化、没有文学。

鼓楼、花桥、复调音乐以及枫木舟的神话……当然是南部高原上我的祖先的杰作和创举。然而，未来呢，我面对的是个美丽的空白。

我不知道自己是南高原祖先们的第多少代儿孙，但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深厚的民族的认同感。有人说我的南高原是一片异域，也有人说我的南高原是一座文化的宝库。然而，在人们的赞美声中，我变得沉重和不安起来……

尽管我在南高原母亲和奶奶嚼碎的糯米饭中生长，但我时刻提醒自己和我的同胞：站在太阳之上观览银河的斑斓，从而得出自己民族的判断和选择。于是我写了我所处的南高原，写乡间、写犁耙、写草杠和草房、写赤足光臀和粪桶……

我很少写别的，因为我很穷，所以才写穷。

一九九七年丁未于黎平

目 录

五爹趣事	(1)
乡事	(12)
族长之死	(44)
老鼠	(60)
扫寨	(72)
心灵	(84)
木楼今宵	(89)
西去的河水	(103)
在人间	(109)
古风	(120)
阿青叔	(134)
花蛇界线	(141)
凤交	(155)
金耳环银耳环	(166)
莫香	(168)
相会	(177)
心的频率	(183)
山冲冲里两丘田	(192)
辉煌的地角	(199)
看见我痛苦	(204)
高原上的村庄	(231)

五爹趣事

断 趾

地罗山区的天气要阴不阴要晴不晴，只是熠熠地熬热。

五爹光着瘦弱的脊背，在家门外的土坪里一下下地挥舞着板斧，劈的是棟柴茺子，那柴茺子疙疙瘩瘩的，任他怎样地卖死劲儿，它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直球滚。他那赤色的光背，爬满了油亮的汗珠子。

这时刻，一阵欢笑声从堂屋里传来，五爹眯起双眼朝屋里望了一眼，见他那三个已经够上劳动力的娃子又在圆桌上打牌赌钱，五爹一下子悲哀起来。他怔怔地高举着斧头，怎么就不能把他们教好？他想。难道他们都是牛？是石头？

那年他进城为老二送饭，是冬天，他蜷缩在看守所的高墙外，整整冻了一天一夜。雪花密密地飘落下来，他冻得浑身发抖，连饭也没能吃上，比叫化子都不如。最后也没能看上老二一眼。

“这些孽根！别的没学会，只学会烂！”就狠狠地一斧劈了下去。没劈在柴上，脚拇趾却只剩一点皮皮挂在那里！

殷红的血流出来。

五爹又一次怔住了。一颗心忽然就重起来，像被一座山压着透不过气。

不知怎地，崽们竟跑来了。

“滚！滚！日你娘。没出息！”

五爹骂着，抬起那只血腿，气愤地一把扯下那血趾砸在地上，两眼愤出血一样火来；血趾一弹，弹到了阳沟里。三个崽六只眼都瞪得牛眼那么大，却谁也不敢挨拢去。

这时，一团黑云滚过来，天空“轰隆”一声巨响，远处的一株古树断了，鹅卵石编就的扁担街，顿时人山人海。

五爹拖着那血淋淋的脚，一步步地往花街上走去，街上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一些人为之惊愕不已，一些人为他流下了眼泪。

血，一点点地染在卵石上，弄得一条石街斑斑点点。五爹的那三个娃崽一排儿跪在街边，磕了一次又一次响头，可是怎么也打动了五爹……

报 复

地罗山区的葬俗有两种：好死者土葬，横死的人火葬。

地罗村偌大个村子，干火化人的事却只有五爹。

那天，村上龙德的女人死了，才 28 岁，是被她家打米房的电击死的，当然是属于横死。消息传到五爹那里，五爹的心里倒有点乐滋滋。“嘿！这懒婆娘也有今天。”

五爹想：他又有事情做了，血汗钱虽然很少，可也能混上几天口粮、喝上几天烧酒呀。但五爹又有些犹豫，“这……还为她做事？狗娘养的那懒婆娘！”

五年前，五爹抬谷子到那懒婆娘家的打米房去打，那懒婆娘包一块白头帕，浑身都落满糠皮，手脚麻俐地这里摸摸、那里动动，打米房里的马达声轰隆轰隆地响着，黑皮带在飞转，将五爹那白花花的大米从铁斗里送下来，后来皮带吱地一声慢下来了。五爹问：“过秤么？”懒婆娘打手势让他把米箩端到台秤上去。五爹照办。懒婆娘走过来，将秤卡子挪过来推过去，说：“三块二角。”

“怎还多米啦？”五爹一怔：“在家秤过了的，该合三块哩！——我……我只带三块钱。”

懒婆娘瞟了五爹一眼，也不说话。走过去，拿起一只大木瓢，也不看五爹就朝五爹的米箩里一剜，剜起了满满的一瓢。五爹瞪圆了眼！

“走吧！”懒婆娘说。“没得讲价的。”将米倒入了她一旁的米桶里，便走到一边去了。懒婆娘“吃”了五爹二角钱，这只有她自己清楚。

“狗日的，不得好死！”五爹一边小声叽咕，一边挑起米担，走出了打米房。

该不该为那婆娘做后事？差不多整个上午五爹都在想这个问题。

下午，龙德果然上门求五爹来了。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五爹，下晚呢，你就化……化了她吧？”

五爹哑着烟袋，不说话，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冷冰冰的。

龙德的眼泪多了起来。说：

“五爹，人已经死了，你还记仇？”

五爹还是不说话，只一个劲地哑烟。

“五……爹，”龙德说。“不看死脸也……也得看……看活人的面吧？”说着，就重重地跪在五爹的面前。

五爹急了，忙说：“好了好了，我去还不行？”

龙德说：

“谢五爹了！”又磕了几个响头，这才爬起来，抹着眼泪离去了。

到了下晚时分，天阴阴的。不吹喷呐不放鞭炮，四条大汉冷清清地将懒婆娘抬出了山村，朝地罗山的森林走去。

路很窄，也很陡。五爹走在前面抛撒“买路钱”。森林中阴森森的，风很冷。腹地里有块空地，空地中央有三堆奇大的黑石，黑石上爬满了青苔，四周的狗尾巴草长得格外茂，黑云就压在树尖上。

“来，把它架到这三堆岩上去。”五爹说。

四条大汉就把懒婆娘的棺材拖上了岩头。

五爹又说：“你们回吧，剩下的活路就是我的了。”

那四条汉子头也不回，走了。

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雨点凉凉地打在五爹的手上和脸上。猫头鹰在远近的林子里凄凄地叫着。风更冷。五爹用斧头将干柴砍下，一匝一匝抱来，高高地累在棺材底下，尔后提起煤油桶，将油浇在柴上和棺上，点燃了一根火柴。霎时间，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不一会，那火已变得奄奄一息了。四周黑起来，怪鸟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五爹一回神，溜下了岩包。提起油桶又往火堆里倒，但他却惊呆了：火光下，那婆娘的棺木竟只烧了一点表皮儿，上边依然还是白的。

“狗日的！还恋着龙德不成？”

五爹又抱来几抱干柴，提起板斧爬到岩顶上，他砸散了棺材。

棺材一散架，懒婆娘的手脚便搭拉出来。

“才两角钱哩！狗日的，就剜走了老子那一大瓢白米……”

“黑 管”

村林场的杉树是摇钱树。水桶大的，一根几十元；两围子粗的，一根几百元；于是就遭“夜猫子”去扛，不止一次了。

村长说：

“谁肯去守？十块钱一夜。”

五爹抢先说：

“我去！”

那天，五爹从黑亮亮的牛角壶里倒出了黑乎乎的粉末，紫竹节做成的塞寒对准洞黑的管口，那黑粉就滑了下去，锈黄的铁砂也滚

了下去。

黄昏的时候，山色凝重，山风摇树，怕要有雨哩。五爹想着，肩上的黑管一晃一晃的，腰上的两只牛角壶也一晃一晃的；亮亮的杀猪刀直直地插在股沟上，一双大脚板就是蛇骨也无法刺穿。他大大咧咧地走在高原上，暮色把他的双腿越缠越紧。

五爹走进了谷地，在那被大地遗弃的角落里虎虎地坐着。长长的黑管靠在肩上，背后是一堵高峻的大黑崖，那黑崖雄奇壮丽。四周杉林森森的，成群的松鼠在峭崖上蹦跳，山鸡从崖头飞向谷地对面又飞回；谷地溪水潺潺，远处野山羊怪叫着。五爹的眼睛旺旺地烧着火。

五年前那深秋的傍晚，五爹也这样坐过一回。“呼！”地一声，黑火药在夕阳里变成了一团桔黄的火，火又化成一股清淡的烟，烟雾不住地旋转，慢吞吞去寻找杉树尖上刚刚飘过的怪云。黑管爆发的怒吼，撕碎了高原黄昏的宁静，带着黑火药的怪味，远飘而去。一头野猪倒在那草坪的角落里，五爹箭一般射向野猪，野猪打几个滚，反朝五爹扑来。五爹丢下黑管，拔出股沟上雪亮的杀猪刀。一百三十斤的猎物压着五爹的肩头，猎物的血从他的土布衣上淋下来。

五爹从此出了名。

不过，五爹此次不是狩野猪。他耐心地等着，过了好一会，山神爷突然发怒，雨箭一阵阵袭来，拍击着黑崖。水柱从崖头挂下来，落到五爹的身上。五爹脱下土布衣，紧紧地裹住黑管座，又用装叶烟的塑料口袋塞死了管口。

这时，他看到黑夜中闪起一个亮点，像地狱中闪烁着的鬼火。哦，不是鬼火，是一个手电筒的光环，它时闪时隐地从山垭口那边走来，朝黑崖下游来。

五爹的心紧缩一下。

“老子等你等了大半夜了！”

五爹咬牙切齿，头脑发热起来。他顺着崖脚一步步地向那光点

逼去。

风雨越发猛了，灯光也越来越近了。五爹听到了沙沙的脚步声，瞅见了一个模糊的黑黑人影。

五爹背贴黑崖，举起了黑管，毫不犹豫地扳动了扳机，但五爹却惨叫了一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黑管的怒吼声与另一个惨叫声，惊天动地。谷地被一团通红的火撕成了碎片。

不知是五爹太急太慌？或许是他上的火药太足？抑或是他塞在管口上的塑料袋没取掉，黑火药以其足够的冲浪将黄砂旋出黑管，管座通了，火焰朝五爹的脸直喷出来？五爹的头重重地击在黑崖上，五爹翻倒了，黑管被他远远地甩到了一边……

“五爹！五爹！五——爹——”

一声声歇斯底里的喊叫，追逐着枪声，在深夜里的高原回荡着。那喊声越来越近了，在隐隐约约中，五爹听到那叫喊声好像是村长的，“五爹！五爹！我不该不相信你呀！不该不相信你呀！五爹，我害了你……”

村长摸到了五爹的身旁。

五爹没有死，被送进了医院。

神 树

村口上那株神树死去已经十年，它的枝叶早些年就在牛蹄窝里变成了泥土，只有那两条像牛角一样弯曲的巨臂，孤零零地还立在老茺子上。树皮已经脱落尽，白生生的“牛角”给村口增添了一道风景。

然而，尽管它已经老死，香火却常年缭绕不断，树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符箍了一圈又一圈，地面上的香头插了一排又一排。而每年七月半的“鬼节”就更闹热，似乎比它活着的年月更受人尊崇。

“鬼节”刚过，五爹这天就来到了神树下。他不提篮子不烧香纸，反背着两手在树下绕着树根兜圈子。一圈两圈三圈……那双细而圆的眼睛，一会儿看看树尖，一会儿瞅瞅树茏，俨然一位从未见过此树的山外客，惹得过路人疑惑不解，都认为五爹可能疯了，就问道：

“五爹，你做哪样？”

五爹不回头，也不答话，依旧反背着两手踱来踱去，嘴里还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真疯啦！”拿担子和不拿担子的，都吓得跑远了。

晚上，村人们都回到家中，坐在楼廊的木凳上或围在火塘边，自然都要议论五爹。可五爹呢，依旧是老样子，并不疯，第二天他照样上坡干活。只是到了第四天，五爹就真的“疯”了。

他竟然扛着斧子去砍那神树！

“五爹砍神树哟！五爹砍神树哟！”

起先是娃崽们看见的，娃崽们的叫喊声一下就使村寨骚乱起来。不到啞半袋烟工夫，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涌出村口，有的提大棍有的提土铳有的拿刀有的拿斧有的拿扁担有的还纂着绳子，呼喊着要捉拿五爹！骂声不绝于耳。

那时五爹只砍了十几斧，听见呐喊声他突然一回头，见人群正朝他涌来，他拔腿就往山上跑，斧子丢在了神树根上。

人们追到了树下，五爹却早已钻进不远处的树林里去。

人们黑压压地聚在神树下，有人把五爹的板斧挥起来朝青石板上砸，斧口全都卷起来了。

谁都在斥骂五爹。

有人道：

“分兵三路，把山林包围起来，捉住他！”

“捉不到就杀了他家猪洗寨！”

“杀了这条疯狗！”……

村支书来了，才把众人劝散。

两天过去了，也不知五爹如何在山林里生活。第三天，众人忽然看见五爹用葛藤绑着自己，一步一步地从山林里走出来。

这突如其来出现的事情，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了。五爹呢，昂头挺胸，神情镇静。这时，神树下的人都给他让出了一条路，仿佛五爹忽然间变成了一位天神或山怪，出现在人间。

五爹重重地跪在了众人的面前。

五爹说：“你们都不长眼睛么？神树老了，朽烂了！说不定就倒下来压死人呢！”说话的神态古怪，好像做错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众人。

看到五爹自己绑着自己从山林里出来向众人认错，谁也不好拿他怎么处置。

说来也真奇怪，半个月后那神树果然被一阵大风吹倒了。幸好在夜里，所以没有砸伤人、畜。

倒下的神树横在树口那条唯一的通路上，把路给堵死了。村人们不管上山进寨，都得从神树下钻过去。

“狗日的，怎就不能砍掉它，叫它让路呢？”一天夜里，五爹躺在床上反反复复地想。第二天一大清早，五爹又提起斧子要去砍掉那棵倒下的神树。刚走到村支书家门口，五爹忽然心想：吃一堑长一智，我这辈子吃过不少苦头了，怎么还这么糊涂呢？这么想着，五爹身就进了村支书家，正好村支书在屋。

五爹把他准备去砍神树的理由向村支书陈述了一番。村支书很赞成，于是两人便抬了把大锯子去锯树。

嘶——喇——嘶——喇——

锯树声又惊动了全寨人，不一会便汇集了不少男女，虽然谁也不说话，但大多数人似乎都赞成了支书和五爹的行动。

搏 蜂

五爹裁云割雾，穿行在朦朦的山道上，大雾把他裹紧，他就像只小黑虫，游弋在乳白的世界里。

大自然的美与丑被大雾掩盖了，不见了四周那些壮美的森林，不见了千沟万壑中那些丰收在望的稻田……凶猛的野兽和娇美的画眉都还没有醒，除了雾还有他腰板上背着的那只瓢婆里发出的唧唧声，划破了清晨大山的宁静。

晶莹、透亮的露珠子，在山路两旁的草尖上垂挂着，一条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像一架悬梯，挂在那条壁陡的山梁上，石板上留下串水脚印，朝深冲里延伸。

冲底那湾子，有一片喜人的稻田，一旁，是条小溪，小溪对面是一堵陡峭嶙峋的悬崖，崖上长出许多斑白的杂菌；崖头有树，树下爬出许多杂藤；崖脚有个小石屋，小石屋是老辈子人为方便种田歇夜垒起来的。五爹来到那小石屋前歇了一会气，抽了一杆烟，想起昨天晚上五爹娘对他的唠叨，说他薅完二道秧就出去做生意找钱去了，丢下稻田不管，让田边上坎下坎角落里的老鼠出来糟踏稻子，七七八八，说了一大箩筐。五爹觉得也对，于是拿了草杠和镰刀来了。离开了那石屋，五爹把尖尖的草杠往自家的稻田里一插，眼盯着那被老鼠糟踏的稻子，心中燃起了一股无名之火。他卷起袖子，在手掌里吐了泡口水，便爬过一垛崖头，来到一个田角上，沙沙地割起草来。

他把那些嫩草打着把把，一一摆放成两排，又把枯老的杂草，乱乱地堆在一起，汗水从他满是黑胡茬的脸上淌下来，衣背湿了好大一片。他却不歇一口气，咬在嘴上的烟斗，不知什么时候灭了火，可他仍就那样咬着。

镰刀像一把锋利的剃刀，剃光了许多凸凸凹凹。他割呀割呀，

一会就接近了那岩峭的崖壁。

沙沙沙——嗡……

蓦地一阵乱响，他觉得腮帮上挨了很重的一下子。他恨恨地、本能地往那痛处掴了一巴掌，迅速地、像躲雷电一样地蹲下来。

原来是一窝被惊动的黑土蜂。飞起来的大土蜂，黑压压地包围了他，他的脸上遭蜇了一枪，那毒针连同屁股一起，留在他的脸上。

他摸了摸，拔出了那支毒针。脸，开始红肿起来了。

“娘的！”他咬牙切齿，恨恨地把那只被掴死的青蜂碾入泥土里，人却疯狂起来——

他脱下身上的土布衣，解开裤带，掏出胯下那玩艺儿，沙沙地往衣服上撒尿，好大的一泡尿，把黑衣服浸透了，他，颤抖着捧起尿衣，往自己红肿的大脸上盖去，死劲地揉搓！他把那张大脸搓揉得像一块红色的纸，而后往蜂窝边爬过去。

“来吧！狗日的！”甩掉尿衣，他扑到了土蜂的土洞上，曲着指头就去剜那蜂子的土洞。

被他破了窝的生灵们蜂涌出来，射出有力的毒针，蜇向五爹的肉体。五爹一边喊道：“你们叮吧，叮吧！”一边在掏蜂窝。

土蜂们来了一批又一批。五爹终于倒下了，但突然又爬起来，伸出双手又去掏那蜂窝。蜂窝破了，五爹将蜂饼一块块地掏出来，抛了出去，然后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开。

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从悬崖下边，走到了田埂上。

四周灰蒙蒙的，山、石、树、草和悬崖、稻子都朦胧了，大自然变得那么森严，那么肃穆。他想起自己的爹来，爹是蛇咬伤致死的啊！难道我也会像爹那样，先红肿、腐烂，后干枯死么？

五爹忽然又变得野兽般蛮悍起来，他在思考着怎样继续生存下去。然而他觉得已经头重脚轻、头晕眼花了。朦胧中，一群佝偻着身子的人，在山道上走来走去……那是爹的影子么？可爹哪有那么多的影子？啊，那是老祖宗们？是的，他有点信鬼！他搞不清楚

自己是老祖宗的第多少代儿孙，但他知道他是他们的儿孙。那么，每一代人都在这地角里，像他一样地奋斗过、拼搏过么？

他走到了田埂上，又一次往那衣服上洒了一泡尿，用尿衣又一次消肿，浑身上乱揉，可是不顶用。

他把草收拢来，捆好，拔起那根插在稻田里的尖草杠，却怎么也担不起那担草。噫！狗日的，莫非真的要遭殃在这些土蜂们的手头么？他鼓足气力，咬紧牙，终于挑起那担牛草。但他只悠悠晃晃地走了几步，便又倒了下去……

五爹爬在田埂上，像被一块巨石压住一样，动弹不得。他身上红肿得像吹胀了的猪尿袋！

此时此刻，太阳已经把浓雾全都溶化了，朝阳赤裸裸地站立在辉煌壮丽的地角里。忽然，一只巨大的雄鸟，拍打着羽翅，“格！”地一声，从那岩峭的悬崖顶上的树林，“嗖——”地飞起来，昂着它雄劲的头颅朝天空中刺去，阳光照耀着雄鸟壮美的羽翼和身躯，在纯净的天穹里，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跨越地罗山巍巍连绵的山麓，飞向遥远遥远的天穹……

1990.11

乡 事

那天，那名叫陆瞎子的老头，就蹲在他低矮而黑暗的棚角上。借着越过门栏的天光，我见到老头正用那双眼窝凹陷、目光呆滞的眼睛，凝望着门外大致于我们的方向。

棚门之上是高原特有的杉木皮，它们已经腐烂并布满苔丝。棚四周是树条编成的帘子，涂抹上面的那些灰白色的塘泥，显出年代已久的样子，由于日晒雨淋，有的业已脱落，整个木棚百孔千疮，看去与山寨四周的猪牛圈没什么两样。人，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这是我此生的首见，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振动！疑问也随之而生，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它的主人身上。

陆瞎子显得很老了。他的头让人想起山坳上刚刚被人砍出的杉树窠子（中间是深黄的锯痕，周边是赭色的树皮）；他的脸，皮包骨头，苍白得犹如熟透了的白瓜；他身上黑色的土布衣，落满了灰白色的紫灰，裤膝头一边咧开个长口子，露出里面苍白的皮肉来；他手里那杆三尺长的烟杆，一头刁在嘴里，另一头抵在泥地上，两头不停地冒出清淡的烟雾……我想，这就是我要作工作的对象？我们一帮子干部要下手共同拔掉的“钉子户”？真叫人难以置信。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然而谁相信陆瞎子这号种子还有那种使女人肚子大起来的功能？可奇怪，他女人的的确确鼓起